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八

醉義歌

題恒岳飛來石

為慶壽寺作萬僧疏

太原開化寺華律為禪仍命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為石壁寺請信公庵主開堂疏

王山圓明禪院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萬卦山天寧萬壽禪寺命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請某公庵主任竹林疏



請湛公禪師住紅螺山寺疏

請容公和尚住竹林疏

請智公尼禪開堂疏

代劉帥請智公尼禪住報先寺

請某庵主開堂疏

為慶壽寺化萬僧疏

請亨公庵主開堂疏

三學寺改名圓明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平陽淨名院華律為禪請潤公住持疏

太原五臺寺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請定公庵主出世疏

大龍山永寧石壁禪寺請忘憂居士為功德主代
為之疏

代忘憂居士請琳公住持壽寧禪寺疏

為大覺開堂疏三道

司天判官張居中六壬祛惑鈴序

苗彥實琴譜序

荅楊行省書

進西征庫午元曆表

西游錄序

辨和論序

寄趙元帥書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序

評唱天童拈古請益後錄序

燕京崇壽禪院故副通大師訓公碑銘

貧樂齋記

自贊

燕京大覺禪寺新建經藏記

醉義歌

遼朝寺公大師者一時豪俊也賢而能文
尤長於歌詩其旨趣高遠不類世間語可
與蘇黃並驅爭先耳有醉義歌乃寺公之
絕唱也皆先人之獻公嘗譯之先人早逝
予恨不得一見及

大朝之西征也遇西遼前部 王李世昌
於西域予學遼字於李公期歲頗習不揆

狂斐乃譯是歌，幾形容其萬一云。

曉來雨霽日蒼涼，枕帟搖中西風香。困眠未足正展轉，
兒童來報今重陽。吟兒蒼，滄寒色客懷衰，皆吾鄉。
斂枕默坐思往事，天涯三載空悲傷。正是幽人味幽獨，
東隣携酒來茅屋。憐予病竄伶仃愁，自言新釀秋泉麴。
凌晨未盡三兩卮，旋酌連斟折欄前。飛木清癯酒戶低，
潯懷開拓何其速。愁腸解結千萬重，高談幾笑吟秋風。
遠望無何山色好，飄飄漸遠塵寰中。淵明笑問斤遼事，
摘仙遙指華胥宮。華胥起尺尚未及，人間萬事紛一空。

一器纔空罇一器，宿醒未解人先醉。携樽挈榼近花前，
折花顧影聊相戲。生平豈無同道徒，海角天涯亦遐棄。
我愛南村農上人，山溪幽隱潛修真。老病猶耽黑甜味，
古風清遠益猶近。喧囂避避叢麓僻，幽閒放曠雲泉濱。
旋春新黍爨香飯，一尊濁酒呼予頻。欣然命駕忽去，
漢。霜天行古路，穿村迤邐入中門。老幼蒼忙不寧處，
上人迎立瓦盃寒。老母自供山菜醋，扶携齊唱雅聲清。
酬酢溫語如甘澍，調子綵髮猶可需。謝渠黃髮勤相諭，
隨分窮秋搖酒卮。席邊籬畔花無數，巨觥深尊新詞催。

閑詩古語玄閑閑。懷嘯酒謝子意村家不棄來相陪
適遇今年東節序黍稷馨香樓賦詠相邀斗酒不浹旬
愛君蕭散真良友我剛一語白上人解釋爲愁感黃耆
請君舉盞無言他與君却唱醉義歌風雲不與世榮別
石火又異人生何榮利儘來豈苟得窮通夙定徒奔波
梁奧跋扈德何在仲尼削跡名終多古來此事無如是
畢竟思量何怪此爭如終日且開樽駕酒來杯醉鄉裏
醉中佳趣欲告君至樂無形難說似泰山截斷爲深杯
長河釀酒斟酌之迷人愁客世無數呼來搔耳充罰卮

一盞愁思初銷鑿兩盞迷魂成句藥爾後連洗三五卮
千愁萬恨風蓬落胸中漸得春氣和腮邊不覺衰顏却
四時爲取馳名者二曜爲輪輾空第須臾從繼響無何
自然汝我融真樂陶。一任玉山頽藉地爲箇天作幕
丈人我語真非真。今此外何足云丈人我語君聽否
聽則利名何足有問君何事徒劬勞此何爲彼早豈高
猿樓日出尋變滅雲峰風起難堅牢芥納須彌亦間事
誰知大海吞鴻毛夢裏蝴蝶勿云假莊周覺亦非真者
以指喻指。成君馬喻馬分馬非馬天地猶一馬萬物

一指同胡為一指分彼此胡為一馬奔西東人之富貴
我富貴我之貧因非予窮三界唯心更無物世中物我
成融通君不見千年之松化仙客節婦登山身變石木
魂石質既非同有情於我何暇隙自料吾身非吾身電
光與燄重相隔農丈人千頭萬緒幾時休舉筋筋耐忘
形跡

題恒岳飛來石

無盡房上題恒岳之飛來石有偈云石落黃河北山嚼
白日西聰明厭血食悔不值元珪天下稱頌之為人磨

毀字文漫取不復識矣有仁上人自恒山來請予復書
是偈彼刊諸舊文之間予應之曰無盡之妙言昭如日
月與天地而齊終豈風霾之能掩哉然不能拒上人之
請約為之書已 清明日湛然居士添水移刺楚材晉
卿題

為慶壽寺作萬僧疏

竊以棲心物外已知四大之空寓跡塵中且賴十子之
供矧五常七尊於博施而六度首重於檀那不求郡國
之英豪誰養林泉之跛挈芒鞋藜杖弗辭千里之勤糲

食蔬羹好助萬僧之化謹疏

太原開化寺律為禪仍命予為功德主因作

疏

竊惟昔年開化今日為禪已蒙智老拈香又請湛然作
主尋行數墨一錫教院家門運水般柴便有叢林氣息
謹疏

為石壁寺請信公庵主開堂疏

竊以達磨昔年莽齒截鶴續見天寧今日顛頂證龜作
鱉可憐弄巧成拙不免出醜放乖我信公庵主受洞下

之宗風佩却波

天寧老人
道號也

之心印參窮行說不到處踏

開偏正未分前既已降尊就卑何愧歷良為賤逢場作
戲請來闍裏刺頭借水獻花便好穩處下脚謹疏

王山圓明禪院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王山乃雪岳之故刹湛然實萬松之門人既是當家本
非生客春風秋月長聯萬葉之芳晨香夕燈永祝
一人之壽

萬卦山天寧萬壽禪寺命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唯萬卦之古刹實萬松之舊遊有處已

考公
道號

飛書請湛

然作主初為提領良慰殷勤山色水聲永作道人活計
溪歌樵唱偷傳衲子家風謹疏

請某公庵主任竹林疏

孤死首丘是難忘於熱心空及第何猶迷於故園我處
某公庵主三頓打不回頭一唱全無入耳喚竹林師病
竹林矢嗣竹林法傳竹林禪打韻哄盆莫忘竹林之重
德披毛帶角好種竹林之道場

請湛公禪師住紅螺山寺疏

祖禰不了慚惶碧眼之老胡兒孫受殃架構紅螺之大

刹既是將錯就錯不勿拈空住空亦湛公禪師韶陽遠
孫摩訶嫡子穿透三句語擊磬一法門便好任持更休
推讓滔天嶺上只圖同育有毛龜絕頂山頭且要共栽
無影樹謹疏

請容公和尚住竹林疏

慶壽慈悲拽擺犁而耕種竹林蕭洒噪槽廠之空閑已
讓位而逃宜見機而作我容公禪師一條生鐵脊兩片
點鋼唇黍透濟下沒巴鼻禪說得格外無滋味話呵佛
罵祖且存半面人情揭海披山別有一般閑接試問孤

峰頂上何如十字街頭若是本是瞎驢好趁大隊既號
通于水牯何必芒繩謹疏

請智公尼禪閣堂疏

用管仲則安用豎刁則危賢愚政事參萬松則誇參延
洪則讚冷暖人情行窮萬里山川只是一天風月惟智
公禪師本有丈夫志不學老婆禪拈却花冠弗裝珠御
可駭特牛生特便好出頭勿謂北鷄司晨不敢下背謹
疏

代劉帥請智公尼禪住報先寺

劉公隣
居報先

洗垢無緣之遠非之救渴下隣有德故近寺而敬僧我
智公禪師先禮報恩後參奉福遠如舊總近似新深澁
鑽打開便請升堂教示明燈別起願希鑿壁偷光謹疏
請某庵主開堂疏

和尚拽碓子不離寺內老鼠拖胡盧只在倉中某公庵
主先謁報恩再參奉福升回斗轉因倒教傾十分利不
圖半文一石禪獨攬八斗莫學淘沙去米打破羅罈且
未量土唱籌熟謾敵將謹疏

為慶壽寺化萬僧疏

隱迹林泉置死生於度外隨身瓶鉢寄口腹於人間欲
隆三寶之風強造萬僧之化何須異味唯求野菜淡黃
齋不用多般只要山田脫粟飯謹疏

請亨公庵主開堂疏

亨公庵主久參萬松老人因緣不契再謁
王山大愚和尚不期月罷參予過太原王
山寺僧請予作疏

萬松三頓不回頭王山一釣便吞鉤大愚不似大愚老
物下三拳即便休

三學寺改名圓明仍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本無男女等相者甚名橫強分禪教者流且闢施設粵
三學之巨刹冠四海之名藍今改僧而舍尼遂從禪而
率律邀印公為粥飯頭請湛然作功德主根深蒂固常
聯萬葉之芳地久天長永祝
一人之壽謹疏

平陽淨名院華律為禪請潤公禪師住持疏

竊以不居這那院好箇主人本無南北心悉為佛子謹
請懷仁潤老來住平陽淨名翡翠簾前請看木人之舞

琉璃殿上願聞布鼓之音謹疏

太原五臺寺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鎮三晉之雄藩有五臺之古刹獻花酌水改律為禪具
疏慙慙請予領畧謹命休林常祀壽結箇好因緣為報
文殊莫放光不打破數箇謹疏

請定公庵上出世疏

少林九年打坐祇得半足曹溪五派分間全沒一滴雖
是將無作有也要弄假像真我定公庵主洞下玄孫五
臺嫡子解造無木粥能撫沒絃琴既已灸地黃天須要

徹天翻海正逢開化枉闍有夕叢林他好出頭莫戀無
明見室謹疏

大龍山永寧石壁禪寺請定公庵居士為功德主

代為之疏

唯明月清風取之無禁者况龍巖石壁命予為主人煩
我一心護持謝他兩手分付千當好景半文不發買山
錢數帛開言一狀便充商稅契謹疏

代定憂居士請琳公禪師住持壽寧禪師疏

臨汶水之故邑有壽寧之巨藍歷代歸依百年煥顯乞

忘憂為功德主請琳公為粥飯人獨掌不浪鳴單手豈
成拍千年罕遇最難時節因緣一疏速來便是衲僧已
鼻謹疏

為大覺開堂疏三道

竊以門裏安身已早荆棘漫地高中宴坐更知過犯彌
天請來借座陞堂便好倩人問話引得輓轡轉也問甚
千遭萬遭快迭爐釜熱時威搭一箇兩箇

其二

竊以雲門胡餅切已咬嚼盧陵米價怎敢商量不甘公

案有訛正要作家批判伏惟與公和尚佩聖安之正印
透韶陽之上闕莫守命見密中三彈不動快橫身虎口
裏一勘便拈

其三

竊以逢人不出出則便為人傍觀者晒逢人便出出則
不為人當局者迷直須一箭透重圍下得三心或二意
自甘入室渾如豹騰態心不肯陞堂却是燕頭鼠尾

司天判官張君中六壬祛惑鈐序

予故人張正之世掌義和之職通經史百家之學尤長

於三式與予參商且二十年矣癸巳之春既克汴梁渠
入
親於

朝形容變盡唯語音存耳采問因出書一編曰六丘祛
惑終予再四譯之引式明例皆有所據或有引與人所
未通者釋以新說蓋採諸經之所長無所予盾者取其
折衷為一家之書近代未之有也求傳寫者既衆其同
列請刊行以廣其傳余忻然為引以題其端癸巳中秋
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晉卿序

苗考實琴譜序

古尊棲薇老人苗公考實其名考實其字博通古今尤
長于易應進士舉兩入御闈而不得乃拂袖去之公善
於琴事為當世第一嘗游於京師士大夫間皆服其高
妙泰和中詔天下工於琴者侍郎喬君舉之於朝公待
詔于秘書監予幼年刺覓於琴初受指於待詔弭大用
每得新譜必與棲嵩商確妙意然後彈之朝廷王公大
人邀請棲嵩者無虛日子不得與渠對指傳聲每以為
恨壬辰之冬

王師濟長河破潼關涉京索圖汴梁予奏之
朝廷索樓當于南京得之達范陽而棄世其子蘭挈遺
譜而來凡四十餘曲予按之果為絕聲大率署令衛宗
儒之所傳也予令錄之以授後世有知音博雅君子以
不以予為徒說云壬辰仲秋后二日湛然居士漆水移
刺楚才晉卿序

荅楊行省書

某再拜復書於行省閣下辱書諭及辭位事請
聞奏施行者惟

聖代之深仁賞延於世偉閨門之內助貴繫於夫故
行省李公雖稽

北觀之期頗著南代之績時不道願天弗假年伏惟閣
下族出名家世傳將種無兒女子之態有大丈夫所為
吏民服心

朝廷注意遂授東臺之任冀舒南顧之憂今也抑意陳
書引年來退懼折鼎覆餗之患避北鷄司晨之譏雖曰
謙尊而光曷若隨時之義分茅列土無忘

北闕之恩秣馬厲兵可報西門之役今因人回謹復書

以聞山川遠濶書簡浮沉比獲瞻依更希調護不宣

進西征庚午元曆表

臣楚才言堯分仲叔春秋謹侯於四方舜在璣衡旦暮
肅齊于七政所以欽承天象敬授民時典謨實六籍之
大經首書其事堯舜為五帝之盛主先務厥猷皎如日
星紀之方冊由此言之有國家者律曆之書莫不先也
是以三代而下若昔而歆遵而奉之星曆之官代有其
人漢唐以來其書大備經元創法無慮百家其氣候之
早晏朔望之疾徐二曜之盈衰五星之伏見疎密無定

先後不同蓋建立節制而各殊或涉歷歲年之寢遠不
得不差也既差則必當遷就使合天耳唐曆八徙宋曆
九更者良以此夫金用大明百年纔經一改此去中原
萬里不啻千程昔密令疎東微西著以地遙而歲久故
勢異而時殊庠辰

聖駕西征駐蹕尋斯干城是歲五月之望以大明太陰
當虧二分食甚于正時在宵中是夜候之未盡初更月
已食矣而又二月五月朔微月見於西南枝之於曆悉
為先天恭惟

皇帝陛下

德符軌坤

明並日月

神武天錫

聖智夙資

邁唐虞之至仁

追養軒之淳化奠成神而底義故奉天而謹時重勅行
臺旁求儒者臣魚蟲細物艸芥微人粗習尚孔之遺書
竊慕義和之陳迹組豆之事靡遑請已冀表之業敢忘

於心累無命世之大卜設系

聖朝之明詔欽承

皇奇侍罪請臺五載有奇徒曠等適之任萬分之一聊
陳七馬之功既校傳而覺片竊效贊而改作今紀窮演
元得積年二千二十七萬五千二百七十歲命庠辰臣
恩以為中元歲在庚午天啟

宸衷決志南代辛未之春

天兵南渡不五季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
及也故上元布午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歲夜半冬至時

加子正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五度以應我
皇帝陛下受命之符也臣又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
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調五行之出
沒大明一火於是一新驗之於天若合符契又以西域
中原地里殊遠創立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數萬里不
復差矣故題其名曰西征庚午元曆以紀我
聖朝受命之符及西域中原之異也所有曆書隨表上
進以
開伏乞

願降玄臺以備

行宮之月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西游錄序

古君子南遊大嶺西出陽關北夫志士不無鉤點子奉
詔西行數萬里確乎不動心者無他術焉蓋汪洋法海
涵養之效也故述辨邪論以作標籙少答佛恩代子馳
傳來京里人間異域事虛煩應對遂著西游錄以見予
志其間頗涉三聖人教正邪之辨有識予之好辨者予
應之曰魯語何云此也正名乎又云思無邪是正邪之

辨不可廢也夫楊朱墨翟田駢許行之術孔氏之知也
西域九十六種此方毗盧糠瓢白經香會之徒釋氏之
知也全真大道混元大一三張左道之術老氏之知也
至於黃白金丹導引服餌之偽是皆方技之異端亦非
伯陽之正道時昔禁斷明舊典常第以

國家創崇崇尚寬仁是致偽妄滋彰未及辨正耳古者
羸秦燔經坑儒唐之韓氏排斥釋老辨之知也孟子闢
楊墨予之點糠正辨之正也予將刊行雖三聖人復生
必不易此說矣己丑元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晉

御叙

辨知論序

夫聖人設教立化雖推實不同會歸其極莫不得中凡
流下士唯務求奇好異以眩耳目噫中庸之為德也民
鮮久矣者良以此夫吾夫子云中人以正不可以語上
也老氏亦謂下士聞道大笑之釋典云無為小乘人而
說大乘法三聖之說不謀而同者何哉蓋道者易知易
行非掀天拆地翻海移山之詭誕也所以難信難行耳
舉世好乎異罔執厥中舉世求乎難弗行厥易致使異

端和說亂雅奪朱而人莫能辨悲夫吾儒獨知揚墨為
儒者患辨之不已而不知糠粃為佛教之患甚矣不辨
猶可而况從而和之或為碑以紀其事或為賦以護其
惡噫天下之惡一也何為患於我而獨能辨之為患於
彼而不辨反且羽翼之使得遂其姦惡豈吾夫子忠恕
之道哉常惡佞姦壞風傷教千載之下罪有所歸彼數
君子曾不捫心而靜思及此也耶予旅食西域且十年
矣中原動靜寂然無聞遂有永安二三友以北京講主
所著糠粃教民十無益論見寄且囑予為序予再四繹

之辨而不怒論而不縵皆以聖教為據善則善矣然予
辭而不序焉予以謂肯訪萬松老師以問糠粃和正之
道萬松以予酷好為文因作糠禪賦見示予請廣其傳
萬松不可予強為序引以行之至今膺民俗士誇歸於
萬松予甚悔之今更為此序則又將貽謗於講主者也
謹以萬松講主之餘意借儒術以為比述辨和論以行
世有謗者予自當之安可使流言餘謗汙玷山林之士
哉後世博雅君子有知我者必不以予為囁嚅云乙酉
日南至湛然居士漆水移楚才晉卿序于西域瀚海軍

之高昌城

寄趙元帥書

楚才頓首白君瑞元帥足下未審近來起居何如昔承
京城士大夫數書發揚清德言足下有安天下之志仍
託僕為先容猶謂翰墨軍國之事非所預議然行道澤
民亦僕之素志也敢不勉策駑鈍以羽翼先生之萬一
子僕未達

行在而足下車從東旋僕甚快二大端人取友必端矣
京城楚卿子進秀玉帶此數君子皆端人也惟揚足下

設不容口故知足下亦端人已然此僕於足下少有疑
焉若夫存夫子之道治天下老氏之道養性釋氏之道
修心此古今之通議也今此以注皆異端耳君之尊儒
重道僕尚未見於行事獨觀君所著頭陀賦序知君輕
釋教多矣夫標尊乃釋教之外道也此曹毀像謗法作
僧滅教奇布施之方杜憐恤之路不收疾苦敗壞孝風
寔傷教化之甚者也昔劉緄衣扇偽說以惑衆迨今百
年未嘗聞奇人異士羽翼其說者夫君子之擇術也不
可不慎也今君首倡序引黨護左道使後出而邪政墮

惡趣皆君啟之也千古遺取傑為君羞之糠粃異端也
輒與佛教為此萬松辨賦甘泉御書反以孟浪巨蠢之
言處之以此行己化人傑不知其可也傑謂足下輕釋
教者良以此大於所尊者薄無所不薄君既輕釋教則
儒道斷可知矣君至於釋教重糠粃儒道則必歸楊墨
矣行路之人皆云足下吝嗇故奉此曹圖其省費故也
昔諸士大夫書來咸謂足下以濟生靈為心且吾夫子
之道以博施濟衆為治道之急誠如路人所說則吾夫
子之道亦不可行矣又將安濟生靈乎又君序頭陀賦

云與請宗師祈冥福以利斯民足下民之儀表也崇重
糠粃毀斥宗師將使一節從風漸化斷知斯民罪惡日
增矣又將安以利斯民乎傑謹謨釋和論以寄幸披覽
之更請涉獵藏教稽考儒書反復參求其和正之岐不
足分矣傑素知君為和教所惑亦未敢御論君不以傑
不才轉託諸士大夫萬里相結為友故敢以區區忠告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經云士有爭友故身不離於
令名若知而不爭安用友為若所尚不同安可為友或
萬一容納鄙論便請杜絕此輩毀頭陀賦板以雪前非

如謂傑言未當則請於茲絕交夏暑比平安好更宜以
遠業自重區區不宣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序
昔子在京師時禪伯甚多唯聖安澄公和尚神氣發明
言辭磊落予獨重之故嘗訪以祖道屢以古昔尊宿語
錄中所得者叩之澄公間有許可者予亦自以為得及
遭憂患以來功名之心束之高閣求祖道愈亟遂再以
前事訪諸聖安聖安翻案不然所見予甚惑焉聖安從
容謂予曰昔公位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諱信佛書惟搜

摘語錄以資談柄故予不敢苦加鈔鋟耳今摘君之心
果為木分事以問予予豈得猶襲前德不為苦口乎予
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子有萬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
說精通辨才無礙君可見之予既謁萬松杜絕人迹屏
斥家務雖神寒大暑無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
幾三年誤被法恩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從源目之其
參學之際機鋒罔測變化無窮巍然若萬仞峰莫可
攀仰滔然若萬頃波莫能涯際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同視平簪所學皆硯礫耳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

小天下者豈虛語哉其未入閩域者聞是語必謂予忘
本好異者唯屏山開。其相照乎爾後奉命赴

行任危從西征與師相隔不知其幾千里也師平昔法
語偈頌皆法。隆公所收今不復得其藁吾宗有天童
者頌古百篇號為絕唱予堅請萬松評唱是頌開發後
學前後九書間闌七年方蒙見寄予西域伶仃數載忽
受是書如醉而醒如死而甦踴躍大呼東望稽顙再四
披繹撫卷而嘆曰萬松來西域矣其言隻字咸有指
歸結教而眼高冠今古是為萬世之模楷非師範人天

推衍造化者孰能與於此哉予與

行宮數丈旦夕游泳於是書如登大寶山入葦蕪海巨
珍奇物廣大悉備左逢而右過目富而心旣豈可以世
間語言形容其萬一邪予不敢獨擅其美思與天下共
之京城唯法弟從祥者與傑為志年交謹致書請刊行
於世以貽來者迺序之曰佛祖諸師埋根千丈機緣百
則見世生苗天童不合抽枝萬松那堪引蔓湛然向枝
蔓上更添芒索穿過尋香逐氣者鼻孔絆倒行玄體妙
底脚根向去若要脚點地鼻孔撩天却須向這葛藤裏

穿過始得甲申中元日漆水移刺楚才晉卿叙於西域
阿里馬城

評唱天童拈古詩益後錄序

雪竇拈頌佛果評唱之擊節碧巖錄在焉佛果頌古圓
通善國師評唱之覺海軒錄在焉是臨濟雲門牙相發
揚矣獨洞下宗風未開舉唱豈曲高和寡耶抑亦待其
人和必有通方明眼判斷尚未晚也昔佛鑑拈八方珠
玉集止及其半每至曹洞夾額石霜三宗機緣留付佛
果今佛鑑佛果拈八方珠玉集其在愈可疑為三大老

後果有天童覺和尚拈頌洞下宗風為古今絕唱迄今
百年尚無評唱者予余承餘暇因請萬松老師評唱之
欲成三宗鼎峙之勢思拈覆鉢貞谷之訛今評唱頌古
從容庵錄已大指諸方評唱拈古詩益後錄時老師年
已六十有五矣簡常守帶佛市人情尋隙之間侍僧請
益旋舉旋錄皆不思而對應筆成文凡二十七日百則
詳備神鋒穎利於斯見矣若夫揆合於臨濟棒喝以前
發机於雲門三句之外豈更與佛果圓通殘餽爭長哉
俊快初子舉一明三瞥見全鼎則為仰法眼雙鉉亦究

然矣但恐信不及徒勞話歲寒也吁壬辰重陽日湛然
居士漆水移刺楚十晉卿序於天山

燕京崇壽禪院故通大師朗公碑銘

師諱祖朗姓李氏薊州漁陽人九歲出家禮燕京大聖
安寺通國師為師大定十三年京西弘業寺受具至
二十一年改弘業為大萬安禪寺有司承制師老知事
厥後拂衣駐錫聖安復為舉老監寺崇壽禪院首實國
通國師退老之舊居也以師為前舊之最承安間堅請
師為宗主住持一歷十稔又奉勅遊香林禪寺開山提

點凡三載勅賜德持大德答其勤也既而崇壽復請住
持歲閱五春貞祐初奉勅改賜今號度門徒凡十有一
人咸有尚父之風焉師前後輔其叢林不憚艱苦讓功
貞己滿德密行不可概舉師以壬午之仲冬十有四日
示寂於崇壽僧臘五十三俗壽七十四師將順世預名
其屬徒笑謂曰生緣我將盡矣屬徒退而相謂曰師神
色自若若無他疾安得遽有是事和石七日師命侍僧
執筆代書頌云吐應皮袋常為患害繼祖無能念佛有
賴來亦無來去亦無礙四大各離一時敗壞且道還有

不敗壞者麼良久云浮雲散盡月昇空極樂光中常自
任語竟乃閉目跏趺而寂於是遐邇緇素弔祭如雲嘉
聲遠震愈光於生前矣其弟子帶瘞靈骨於師翁靈塔
之左去京城之南可三里許丁亥之冬予奉

詔搜索經籍馳傳來京有庵主志興者師之受戒弟子
也晚得法於聖安澄公圓照大禪師以傑素與即師善
嗚予求碑銘傑素受師之純古灑落與之遊者久矣師
嘗云予晚節愈堅於持誦日念彌陀數萬聲聖號方止
譬如抱河梁而浴又何害焉今聞師之寂也七日預知

時在雅符龍猛祖師之證無乃持誦之驗與噫聖人豈
欺我哉豈欺我哉萬松老人為宗門之大匠四海之所
式範素慎許可嘗贊師之真日德譽熅沉靈骨鏗金訶
於言而敏於行璞其貌而玉其心勅選提封於國寺天
資飽練於禪林子徒知寒蟬將蛻尚矚餘吟吾以謂陞
圓通之學者稽古依然接武於方今云萬松見許如是
人可知已僕聞師侍從圓通國師最久而又臨終之際
趨然自在疑心得法於國師或因緣未合或受國師密
訓不令出世亦百霜素侍者之儔侶歟崇壽禪院方丈

法堂叢林制度一如聖安師久據而不請禪伯住持者
亦猶素侍者平欺老黃龍下視梵率悅之意歟予恐後
世明眼人負備於賢者累師之重德故雪之於此後之
子孫當幹父之盞毋蹈前轍以玷師之高名焉湛然居
士再拜而作銘曰

備哉朗公 誕跡漁陽 師侍圓通 達真宰堂
肅然宸命 屢提國寺 退已諫人 舉廢修隆
兒孫衆多 酷奉彌陀 心期極樂 迹取娑婆
擺手便行 預知時至 臘五十三 壽七十四

弁曼赴祭 緇素駢闐 嘉聲遐播 愈感生前
京南之原 茶毗靈骨 素芬陵室 朗師不歿
伴癡放憨 素公同祭 藐視梵率 平欺逼南
不邀宗匠 冷鬧方丈 垂手無人 老蚌龍象
予聞君子 貴備乃賢 毋以微瑕 累歟大全
云子云孫幹幹父之盞 載震師名 永揚萬古

庚午年六月望日

貧樂庵記

三休道人稅居於燕城之市榜其庵曰貧樂有湛然居

士訪而問之曰先生之樂可得聞與曰布衣糲食任天
之真或鼓琴以自娛或觀書以自適詠聖人之道歸夫
子之門於是息交游絕賓客萬慮泯絕無毫髮點翳於
胸中其得失之倚伏興亡之反覆初不知也吾之樂良
以此耳曰先生亦有憂乎曰樂天知命吾復何憂居士
進曰予聞之君子之處貧賤富貴也憂樂相半未敢獨
憂樂也夫君子之學道也非己為也吾君堯舜之君吾
民堯舜之民此其志也使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者
君子恥諸是故君子之得志也位足以行道財足以博

施不亦樂乎持盈守謙慎終如始若朽索之馭六馬不
亦憂乎其貧賤也卷而懷之獨潔一己無多財之禍絕
高位之危此其樂也嗟流俗之未化悲聖道之將頽舉
世寡無知我者此其憂也先生之樂知所謂矣先生
之憂不其然乎道人瞪目而不答居士笑曰我知之矣
夫子以謂處富貴也當隱諸樂而形諸憂處貧賤也必
隱於憂而形諸樂何哉第恐不知我者以為洋於富
貴戚於貧賤也道人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吾子之
謂矣請以吾子之言以為記丙子曰南至港熱居士漆

水多刺楚才晉卿題

自贊

別來十年五歲依舊一摸一樣鬚髮垂到腰間眉毛儼然眼上龜毛錐子畫空虛寫破湛然開伎倆

其二

有髮禪僧無名居士人道甚似我道便是塵心刺心露全身紙上毫端何處避

燕京大覺禪寺創建經藏記

遼重熙清寧間築義井精舍於開陽門之郭傍有古井

清涼甘澗因以名焉金朝天德三年辰築京城仍開陽之名為其里大定中寺僧有善祖因緣力道俗歸嚮者衆朝廷嘉之賜額大覺貞祐初

天兵南伐京城既降兵火之餘僧童絕跡官吏不為之恤寺舍悉為居民有之代子之春

宣差劉公從立與其僚佐高從遇輩疏請與公和尚為國焚修因草律為禪奧公罄常任之所存贖換寮舍悉隸本寺稍成叢席可容千指瑞像殿之前無垢淨光佛舍利塔在焉殘缺幾朽提控李德者素黨於獮孽不信

佛教至是改轍施財完葺其塔繼有提控晉元者施蔬
圃一區於寺之南以給衆用糊口粗給庫廩之冬劉公
以狀聞

朝廷招提院所貯餘經一藏乞遷於本寺安置許之於
是與公轉化檀越創建壁藏斗帳龍龕一週凡二十架
飾之以金繪之以絲窮工極巧煥然一新計所費之直
白金百笏能事告成累書請湛然居士為記余慨然曰
昔者聖人之藏書也貯之以金櫃馮之於琬琰重道尊
書以示於將來也浮屠氏之建寶藏者亦猶是乎吾夫

子刪詩定書明禮贊易六經之下流為諸子春秋以降
散為史片較其卷軸不為不多矣兵革以來率散落於
塵埃中吾儒得志於時者曾無一人為之彙集置之淨
室安之寶架豈止今日也哉咸平之世間有儒冠率集
士民修葺宣聖之廟親者曾未卒功己為有司糾劾矣
且以擅興之罪二之噫吾道衰而不振者良以此夫昔
雪巖示寂於王山時萬松老人方應詔住持仰嶠訃問
既至不俟駕而行遇完顏子玉請塗子玉嘆曰士人聞
受業之師物故也雖相去信宿之地未聞躬與其祭者

豈有千里奔來者耶佛祖之教源遠流長皆有自來矣
子玉屢以此事語及士大夫今與公禪師非為子孫計
無取功名心汲汲皇皇而乞於道路唯以佛宮秘藏為
務可謂不忘本矣予已致書於諸道士大夫之居官守
者各使營葺宣父之故宮亦由與公激之也云癸巳中

秋日記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八